

三
四

東海文庫

歷代

王臣傳

二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

漢

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生去病。去病母乃侯家侍者衛少兒也。吏畢歸家，復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

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會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霍中孺爲買田宅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自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拜光爲大可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竝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卽位。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時武帝遺詔復追錄光前與日磾。上官桀等討莽。何羅功。封光博陸侯。桀安陽侯。日磾秬侯。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

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納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

夫欲令得召見。光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光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帝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

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擊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禁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光知時務之要。詔問賢良文學民閒疾苦。罷榷酤官。輕徭薄賦。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復文景之業焉。及昭帝崩。亡嗣。卽日承皇太后詔遣官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拜擢官。夏侯勝傳嘉等進諫。皆繫獄。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語以宜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

否延年以伊尹放太甲對。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莫敢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社稷將傾。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事。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教戲發樂府

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優。召內泰壹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
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祀未舉。爲璽書使使者
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
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
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
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

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誅貶有差。光與丞相等會議，奏皇太后，迎立衛太子孫病已，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一詔，益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不貲。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已孫雲雲弟山光兩女婿昆弟諸婿外孫皆已貴顯，黨親連體，根據于朝。

廷光自移元時秉持萬機及宣帝卽位乃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之每朝見帝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及光病篤車騎自臨問爲涕泣光卒帝及皇太后親臨其喪遣官治家賻葬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子禹嗣封先光未死時拜右將軍兄孫山封十樂侯奉驃騎將軍去病祀雲封冠陽侯而光妻太夫人顯恣行奢淫寡居時與光嬖奴馮子都亂禹山竝繕治第宅輿馬多從賓客圍獵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馮子都數犯法于是上始病之初宣帝立其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

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后暴崩吏捕劾衍侍疾亡狀下獄
簿責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
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光
卒後語稍泄帝頗聞之乃罷禹右將軍盡徙其親黨在宿
衛及屯兵者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山等自見失勢
密以毒后事探顯顯恐急吐實禹山等大驚于是謀令顯
爲太后言先誅丞相魏相及平恩侯許廣漢而廢天子會
有告之者事下廷尉詔止勿捕禹山等愈急顯屢夢不祥
而第中數見怪變謀愈益急乃欲使太后爲帝外祖母博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帝立
禹事發覺雲山皆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廢
霍后處昭臺宮其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至成帝時爲光
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爲博陸侯千戶

前漢書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志
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
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
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

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闡于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沉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論曰。光明達慎厚。爲漢宗臣。其擁昭也。承天下虛耗之後。行行政施化。與民休息。十三年如一日。其立宣也。出于至公。行所無事。開漢室中興之治。可不謂社稷臣乎。然因是遂有伊霍之稱。此儼之。不以其倫也。其他無論。卽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豈光所能見及哉。史稱光驂乘于宣帝。帝內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又任宣追述光柄國時。中廷尉李种王平等皆坐逆意下獄死。樂成小家子。

得幸至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輩。視丞相
亡如也。雖所語或有過當。然自擁立二君。專國既久。恐
未能不變其二十餘年謹慎小心之初度也。豈誠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抑精神衰則驕生。傳所謂老將智而耄
及之也。夫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是以聖賢兢兢
于房幃衽席之地。情欲無感。而燕私不形。光身爲弼亮
數世之元臣。朝野中外。倚若太山。而牽制于女子小人
之手。豈非發乎情。莫能止乎義哉。易之家人曰。反身之
謂端本。乃可以善則也。孟子之論伊尹曰。聖人之行歸